

木兰 无长兄

MULAN
WU ZHANGXIONG



著 祈祷君

4



新增
独家
番外

晋江文学网金榜排名第一
热血+言情 超强IP 备受期待
影视作品及游戏即将面世
且看大龄女青年，如何叱咤战场……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著 祈祷君

④ 木兰

MULAN
WUZHANGXIANG

无长兄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木兰无长兄. 4 / 祈祷君著. --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
2016. 7

ISBN 978-7-5500-1701-6

I. ①木… II. ①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74283号

木兰无长兄4

祈祷君 著

出版人 姚雪雪
责任编辑 胡志敏
特约编辑 钱丽
封面绘图 孤九
卡片绘图 ARIA
封面设计 80零·小贾
版式设计 段文婷
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
邮编 330038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开本 670mm×970mm 1/16 印张 17
版次 2016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数 260千字
书号 ISBN 978-7-5500-1701-6
定价 29.80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6-90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【第 118 章】

贺穆兰醒来的时候，正躺在木五的大通铺上，同屋的新兵们见她醒来，都将目光移开，当作没有看见。

屋帘被人卷了起来，冬日的阳光伴着冷风一起涌入屋子，贺穆兰像尸体一样平躺在火炕上，瞪大了眼睛。

她还活着。

贺穆兰一动不动地平躺着。

因为不久前的那场噩梦，她现在连一点声息都没有了。

她有什么资本张狂呢？

花木兰的第一箭救了莫怀尔，而她的第一箭……

贺穆兰想起那个被铜锤生生锤裂了脑袋的同火，自我厌弃地闭上了眼睛。

她从来不知道千军万马一起奔腾是那般骇人。热兵器时代里少有的残酷和狰狞，是她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的可怕。

他们砍下别人的头颅，自己的也被人砍掉，掉下马的人和马匹成了一团团血肉。所有人都在厮杀，无论是敌人还是自己人。

没有理智、没有人性、没有荣耀，全是杀！杀！杀！

一直一直杀而已！

贺穆兰不怕死尸，也不怕战争，但她被这样的人性吓坏了。

她知道一切一定是重来了。被柔然人的战马践踏过去的那一刻，她都能感觉到自己的五脏六腑全部碎裂时的痛楚。

她肯定是死了。

若说之前她觉得自己是老天的宠儿，是足以捍卫花木兰威名之人，那这战场上的残酷经历就给了她一个迎头痛击。

除去花木兰的心境，就算给了她武力和见识，她也什么都不是。
寇谦之做的不是恩赐，而是诅咒。

醒来后的贺穆兰明显沉稳了许多，那原本人人可以察觉到的锋芒像是一下子敛入了骨头里。

吐罗家的那几个人又过来挑衅，屋子里所有人都觉得贺穆兰一定会把他们教训得很惨，结果贺穆兰只是轻轻揭过了此事，对吐罗大蛮说道：“我身边还有一个空位，你若能晚上不打搅到我，就给你了。”

吐罗大蛮根本打不过贺穆兰，也对打败她不抱任何希望，他所做的只是宣泄自己的气愤——老子打不过你，但是不代表老子怕了你！

可贺穆兰给了他一个台阶，吐罗大蛮只能傻愣愣地点头。

贺穆兰不知道其他人会怎么想，她也不在乎。她走出木五，脸颊感觉到了几乎没什么热量的阳光，感觉到了北方独有的如风之刀，这属于阳光和风的触感让她感激地闭上了眼。

从今以后，她要如花木兰一样，“为了活着”而生存。

在这个时代，在这个地方，能够活下去，太不容易了。

贺穆兰恍恍惚惚地站在黑山城的门口，看着阿单志奇牵着马四处询问军府在哪儿。这一次，她没有再上去搭话，而是远远地跟在他身后，远远地看着他进了军府、出来，一个铺房一个铺房地进去，再一个铺房一个铺房地失望地出来，终于在木十找到了一处可以落脚的地方。

是啊，她身边的位置已经给了那蛮汉，阿单志奇来得这般晚，哪里还有空余的地方可以睡呢？

中军面对的敌人是如此残酷，没有经历过死战之人根本无法理解那是什么样的战场。阿单志奇虽然已经足够优秀，可是他和她一样，都是什么都没经受过就上了战场的新兵。

她不该自私地干涉他的现在和未来，她已经看见阿单志奇在她的眼前死了两次。一次在回忆里，一次就在她的身边。她再也经受不住第三次了。

“阿单志奇是哪个？”木十一个刚刚走出门的新兵接了一包东西，莫名其妙地又转回铺房，冲着里面喊了起来。

刚刚在门口某处角落铺好地铺的年轻人一脸迷茫地抬起头，开口应道：“在下便是阿单志奇。”

“真是的，是不是同乡啊，送东西还不进来……”那新兵嘀咕了一声，将手中的东西递过去，“刚刚有个瘦长的小伙子送来的。”

阿单志奇接过那包东西道了声谢，在周围人好奇的眼神中打开了那块布，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一排生姜和蒜头。

“噫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……”那新兵嗤笑了一声，顿了顿问他，“你在黑山城有熟人？”

在黑山城有熟人，日常用度应该比旁人要好一点。

“并无。”阿单志奇比他还纳闷，好端端地送他蒜和姜干吗？他是来从军的，又不是来当火头的。

被门口的风一吹，阿单志奇的鼻水流了出来，他下意识地用手背擦掉鼻水，这才一下子怔住。

姜汤……蒜头……

风寒……

“这位兄弟，给我送东西的是谁？”阿单志奇急切地问道，“长什么样？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长得白白净净，看起来比你还小几岁。瘦瘦高高，鼻梁挺拔，应该也是鲜卑人。”他笑了笑，“要是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我还说‘瘦长的小伙子’送来的吗？”

他把阿单志奇当成有长辈托人照顾而不知情的新兵，也不再多问，随口回答了他一句，就又出去了。

阿单志奇捧着那一包姜蒜，捻出了几粒蒜来，将它们放入口中。

一股辛辣的气息从喉咙直冲鼻腔，阿单志奇辣得眼泪直流，待那股辣劲儿过去，鼻子也通了，甚是舒爽。

“到底是谁呢？比我还小？”

贺穆兰没有去找阿单志奇，而是用盐换了些姜蒜给他送去。她记得他想要去左军，和同乡共进退，想来此次若是风寒有所好转，又没有她这个蝴蝶猛扇翅膀，新兵二十多名的排名，也足以让他进入左军的新兵营了。

贺穆兰看了看黑山城的校场，这里有无数的新兵正在勤练武艺，意图在新兵大比时一鸣惊人。

她在人群中发现了不少脸熟的身影，牛舌、鸭肫、肉酱、鸡丁……原来她

以为他们只会拿食物去买人情，其实私下里，该有的努力也不会少上半分。

她吃了人家那么多东西，却连名字都没有记得。

她心安理得地运用着花木兰的武艺，打败了在校场里挥汗如雨的“普通人”们，傲慢到觉得上战场就是杀小兵刷经验值升级打BOSS，却差点被敌人吓得尿了裤子。

贺穆兰抓起一个百斤的石锁，缓缓地提了起来。

好重！

是不是弄错了？这个有百斤？百斤有这么重吗？

贺穆兰奇怪地把石锁提到眼前，发现上面确实刻着“黑山城重壹百斤”的字样，正是军中标准的百斤石锁。

贺穆兰心中突然升起一个可怕的预感。

她一步一步朝着四百斤的石锁走去，站在那个军中几乎是摆设的石锁前，贺穆兰深吸了一口气，将它提了起来。

虽然能够提起来，但远没有之前的举重若轻。

花木兰的力气有多大，没真正见识过的人根本不会知道。什么力拔山兮气盖世，什么力能举鼎，这些带有修饰性的说法，在花木兰面前都不能说是“修辞”，而是事实。

可现在，那个四百斤的石锁，贺穆兰也只是仅仅能提起来而已，和之前一手一个就差没丢着玩，有天壤之别。

贺穆兰心中一片冰凉，发现自己的力气至少缩水了三分之一。

为什么会这样？

是因为她死了一次吗？

她还想要活下去，想要打败柔然人，想要见到拓跋焘，想要从这鬼地方回到至少没那么糟糕的时间段去……

贺穆兰心乱如麻。

不久后，新兵大比开始了。

贺穆兰力气虽然缩水，可那身武艺却丝毫没有变差，只是死亡前的经历对她的影响太大，让她这一次表现得既没有花木兰一开始那么差，也没有自己前一次那么出彩。

对方都是新兵，大比时的拼命再怎么严酷，都没有她后来经历的战场万分

之一可怕。就算之前那罗浑招招冲着要害下手的辛辣，在蠕蠕人那种真正的残忍面前，都算是小儿科一般的招式。

贺穆兰丝毫提不起干劲，她再强有什么用呢？再来一次，说不定还是不敢举刀，也不能射准，让别人去中军吧，她去右军里练练，免得拖累别人……

贺穆兰的中规中矩让许多关注她的人失望了起来。

“没有锐气了，而且出招一点也不干脆。”尉迟夸吕皱着眉头，“畏首畏尾，心中有疑，这种人进不了我们中军。”

“看起来似乎有什么心事……”校场另一侧观战的王副将和夏鸿说道，“之前我见过他和别人动手，那时候还意气风发，张狂至极。这才没多少日子，倒像是受了什么打击一般。”

“是不是吃了亏？军中一山还比一山高，许多人是军人世家出身，有点压箱底的本事也不奇怪。”这样的情况夏鸿见得多了，“心志这般脆弱，若是来了我们右军，怕是要被那些刺头儿折腾死。”

右军虽然公认的好出头，可是因为杂胡和各种没什么见识的人也多，所以情况不比其他两军好到哪里去，一言不合打到你死我活的也有不少。

王副将却没那么悲观：“年轻人嘛，心性不稳是正常的，多磨炼磨炼就好了。”

“希望吧。”

“花木兰，你到底是怎么搞的！”持枪而刺的吐罗大蛮猛地收回长枪，恶狠狠地咒骂，“你是瞧不起老子还是怎么回事？要打就打，谁要你让？”

该戳眼睛的时候不戳眼睛，他要去挡要害的时候又突然收手，哪有这种事关前程的比武还放水的！若是哪个将军看了去，以为他是故意让自己，自己的名声就丢完了！

“我没让……”贺穆兰脸色一白，一抖枪花，“继续比过！”

“你这样老子怎么打？老子赢了比输了还难受！”吐罗大蛮竖着长枪在马上继续大骂，“老子第一天在你手上连三招都没过，现在跟你来回都几十个回合了！你要戳就戳，要劈就劈，刺一半收回去是做什么？老子是泥做的？纸扎的？这木头枪头一捣就死了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跟个娘们似的，看着就不爽！老子出来就是当兵的，沙场比试和战场厮

杀没什么区别。就算老子被你一枪捅死了，那也是老子的命，你再这般，日后老子还怎么做人？”

“命吗？”贺穆兰握紧了手中的枪，“就算是被敌人杀了，也不后悔？”

“像咱们这样投身军中之人，哪个不是把头提在裤腰带上活？今天头还在我颈上，明天就挂在别人裤腰带上了。你现在不敢戳，那些蠕蠕人戳得可欢快了！你现在收手就是在害我！”吐罗大蛮啐道，“咄！休要啰嗦，来战！”

已经有了觉悟吗？不需要别人故意相让，也不需要别人同情可怜，甚至连这些情绪都不要去想。来军中就是打仗的，杀人或被杀，早就已经是注定的。

鲜卑人是这么想的，那柔然人呢？

杀与被杀，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吗？

贺穆兰心中的阴霾似乎被拨开了，她点了点头：“我明白了。”

“明白啥？”

“明白你既要战，我就与你一战！”

她是贺穆兰，不是花木兰。

她学不了花木兰的谨小慎微，也理解不了花木兰因为家国破灭而对柔然人的仇恨，可她有眼睛可以看，有耳朵可以听，有心去思考。

贺穆兰举枪连刺，将吐罗大蛮挑下马去。

不明白的东西，就找明白的去学，还在迷茫的东西，就去再面对一次。

贺穆兰横枪立马，看着面色已成猪肝色的吐罗大蛮微笑。

“有什么好笑！叫你不要留手就真不留手，老子还怎么做人！”吐罗大蛮小声自言自语，站起身牵着马就走。

“吐罗兄弟……”

吐罗大蛮意外地顿住脚步，回头看她，暗想：叫老子作甚？你要敢笑话老子，老子晚上就找兄弟趁你睡着了揍你一顿！

贺穆兰一手握枪，一手抱拳，肃然一拜：“多谢你的指点。”

“什么指点？你小子神神叨叨的……”吐罗大蛮不自在地落荒而逃。

贺穆兰去了心病，在接下来的比武中也不再想着什么中军、死活、名次、武艺，她只把自己当成贺穆兰，而不是花木兰，只是一个不小心被丢进了时空缝隙，顶替了别人的身份，在一千五百年前的军营里打拼的穿越之人。

花木兰的经历对她而言毫不适用，花木兰最出色的是心性，而她最拿得出

手的是几千年时光铸就的见识，除此以外，她没有什么比花木兰更了不起。

但她可以学，可以看，可以问。

破除心障的贺穆兰势如破竹，一改之前的不死不活，连挑七八人后，终于对上了那罗浑。

她没有遇见阿单志奇，想来他在这之前已经落败，并没有得到上次那般好成绩。

那罗浑一头黑发散乱地用头绳扎在脑后，露出一张精致的脸庞。他的五官和狄叶飞的秀美精致不同，散发出的是冰冷的寒气。

他的眼睛细长，嘴唇薄而色淡，几乎面无表情，看着贺穆兰的时候，眼神里全是被人挡了前路的那种厌恶和恨意。

上一战时，贺穆兰被他狠辣的招式逼得左右为难，差点不知如何应对，后来是一记险而又险的回马枪，才让他中了计，被扫于马下。

这一次，那罗浑的煞气根本算不得什么，就连他阴狠如毒蛇一般的招式在贺穆兰眼里都成了一种拙劣的模仿。

因为她永远都忘不了阿单志奇从敌人身后捅进去救她的那一枪，就算是再怎么憨厚宽容的男人，其本性中都有残忍毒辣的一面，而且在战场中会无限放大。已经窥得一角的贺穆兰不再会被那罗浑吓到，可是她还是很好奇。

“你我明明第一次相见，为何你招招如此毒辣？”贺穆兰游刃有余地闪过那罗浑的木枪，用手中的木枪格开他的刺击。

“那氏的枪，就是这样的枪。”那罗浑不咸不淡地开口，一招又递到她的眼前。

贺穆兰点了点头：“原来你的招式就是这样，不是你为人毒辣。”

她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，突然手中用力七分，直接将长枪当棍棒使，势大力沉地压了下去。

那罗浑举着长枪的双手已经麻木，双臂也支撑得极为痛楚。他的喉咙里发出咯咯咯的声音，觉得自己已经到了胀裂的边缘。

“你……你之前竟是……”竟是我吗？

“不是，我之前在找破你枪法的法子，后来发现是我想岔了。”贺穆兰想起自己死之前又找弓箭，又举长刀，却没想到战场上拼杀，自然是……

“我既然力气大，一力降十会就是！”

啪！

木棍当中断裂，拼命抵挡的那罗浑一口鲜血喷出，“呃啊”一声栽下马去。

我练的杀气，果然在高手面前一点用都没有吗？那罗浑不甘地咬了咬牙。

贺穆兰收回只剩半截的木枪，将它掷于马下。

她杀不了人，见不得同火死，也害怕万马奔腾、人人厮杀的场面……可是她已经站在了这里。

贺穆兰听着校场上如雷般的喝彩声，看着新兵们或沮丧、或敬佩、或不屑一顾的眼神。

她看着人群中已经落败的新兵互相搀扶着安慰，也想起出征前在空地上揍弟弟犹如揍一条狗的兄长，在铁匠铺里互赠遗言的挚友……

这是个如此真实的世界，每个人都在努力求生。

只能打，不敢下手杀人的她，到底该如何找出一条活路？

她还要慢慢去学。

“花木兰，三军之中，你去哪里？”主持新兵比试的点校官紧张地望着她。

“我去右军。”贺穆兰向王副将行了个军礼，“在下经验不足，想先在右军锻炼一番心志。在下愿为右军效劳。”

“好好好，小伙子想得明白，是可造之材！”亲眼见到贺穆兰在沙场上从迷茫到突然醒悟的王猛，笑呵呵地扶起她，“你既然如此信任我右军，那本将答应的事，一定做到。”

呃，答应什么了？

她似乎忘了什么重要的东西。

忘了什么呢？

总觉得死过一次后，记忆变得有些凌乱了呢，这也是后遗症吗？

王副将领着花木兰走了，点校官看了看第二名的那罗浑。

“那罗浑，三军之中，你去哪里？”

那罗浑正准备开口说“中军”，却突然想起了贺穆兰的选择。

这般武艺，这般神力，尚且觉得自己经验不足，要从最底层锻炼起。他不过是杀气未成、家传武艺不精的失败者，有脸去中军吗？

“末将……末将也去右军。”

中军那副将脸色已经青了。

三日后，拿着军牌和文书，贺穆兰到了右军的黑营。因为她说自己想要好好历练一番，王副将和夏鸿将军尊重她的选择，让她先从新兵营里开始。

即使是新兵营，也分精锐的和普通的。以前花木兰在“黑四”，那算是比较靠前的位列，可如今她在“黑一”，也就是新兵营里直接被副将管辖的、被人戏称为“登天梯”的百人队。

她对这个结果一点也不意外，毕竟她是新兵的冠军，又是谢绝了中军的招揽进的右军，若是得不到重视，打的就是中军的脸了。

“你这火前几天许多人都转成了正军，今天录入文书的有好几个都是新来的。”文书官笑眯眯地看了眼贺穆兰，“啊，你就是这次的冠军啊？我们右军欢迎你这样有潜力的年轻人。”

“上官夸奖了。”

“呵呵，王副将真是待你不错，这下，不知多少人要眼红……”文书官一边把文书递给他，一边看着被掀起帘子的门口，“啊，好巧，你这次的同火都来了。那罗浑、杀鬼、阿单志奇、狄叶飞、胡力浑、吐罗大蛮……你们来得正好，快来拜见你们的火长。”

什么？

她听到了什么？

那罗浑，阿单志奇就算了，吐罗大蛮来了也勉强接受……

狄叶飞不是在白营吗？到底怎么回事？

王副将到底和她说什么了？

【第 119 章】

“火长，今天有饭吃吗？”那罗浑斜着眼睛看着吹了半天，连火都生不起来的贺穆兰，冷着脸说道，“有现成的火塘都生不起来，出去行军，怎么埋锅做饭？”

我活了两辈子，啊不，三辈子，都没做过饭啊……贺穆兰无比怀念以前家中有袁氏和房氏做饭的日子。

她气恼地放下手中的吹筒，大叫了起来：“阿单志奇！阿单志奇！”

火没生起来之前是放在帐外的，营帐里的火塘是把烧红的柴火放进去，给

营帐取暖的，真要烧火做饭，还是在伙房里。

但是冬天饭菜都容易冷，所以军中大部分火长都是清早在伙房用炊灶做好饭食，然后端到帐子里，放在火塘温一温，两餐都是这么吃的。

军中只提供朝食和晚食，想要多吃，那得自己用东西去伙房里换。

阿单志奇从营帐里跑出来，一看贺穆兰满脸烟灰的样子，顿时乐了：“火长，你这是怎么弄的？”

“教我如何生火做饭！”贺穆兰快被那罗浑的眼神给郁闷坏了，立刻向外援求助。

“咦？火还没升起来吗？都已经半个时辰……啊啊啊，半个时辰也是正常的……”阿单志奇被贺穆兰泫然欲泣的眼神打败，“我看看，我看看……”

他蹲下身子，熟练地把柴火抽出一半。“放得太实了生不起火，吹筒不能伸进去吹，要从下面……”

阿单志奇随意拨弄了几下，指点贺穆兰窍门，然后把火生了起来。

阿单志奇把烧好的火堆移到金柈中，然后放入营帐内的火塘里，转身问贺穆兰：“火长，烧好的粥饭和胡饼呢？”

“啊？啊？啊！”贺穆兰立刻收起满脸的敬佩，一把抓住他的手，“走走走，我还没去伙房呢，一早上就生火了！”

“可是还有一个时辰就要操练了！”

“没事，我相信你一个时辰做得好！”贺穆兰扯着阿单志奇的袖子，大步流星往伙房而去。

“怎么觉得火长对阿单志奇特别熟悉……”吐罗大蛮搓了搓下巴，将自己的兵器挂在木柱上，“杀鬼，你也是从沃野来的？镇中的，还是乡里的？”

“乡里的。”

“姓什么？”

“我是奴隶转成的军户，无姓。”杀鬼咧嘴一笑，丝毫不为自己的出身羞耻。

“奴隶转军户，那杀了不少柔然人啊。怎么还在新兵营？”

“我没跟着主人，被丢出来了。”

杀鬼性格怪异，吐罗大蛮则是特别爽直，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，聊得十分开心。

“喂，你说火长旁边睡的那个，是不是军中传言里的女扮男装之人？”胡

力浑问早先就在黑一，一直没升迁的普战，“你在军中久，有听过此人吗？”

“啊，狄叶飞狄美人嘛，白营之花，人人都说他是女人，可他要是女人，还能这么好生生站着？”普战摇摇头，“他脾气不好，前不久才踢爆了一个新兵的蛋，你别惹他。”

“我哪里会惹他，我光看着他就觉得满足了。”胡力浑捂着鼻子胡思乱想，“啊，不知道他家里有没有妹妹。”

“我家里没有妹妹。”狄叶飞粗哑的声音突然从门口传来。

帐子里的人抬眼望去，只见仅穿着一件单衣，敞开半边衣领的狄叶飞从帐外走了进来。

他大概是出去骑马或者练武了，全身上下都在冒汗，头顶上的汗最多。黑山大营的天气寒冷，汗水遇冷液化，让他看起来像是头顶和面上的毛孔都在冒烟似的，整个人如自带云烟缭绕效果，仿佛仙子出浴一般，再加上运动后白皙的脸庞上“娇红”一片，直看得吐罗大蛮等人鼻腔一热。

妖孽啊！

狄叶飞进到帐内，把鞋子丢到一边。这是贺穆兰火长立下的规矩，凡是入铺席，必须得脱鞋。

营帐不像黑山城，有火炕通铺，由于黑山大营是真正的军营，所有营帐都可以开拔，所以都是在地上睡觉。睡觉的那一侧叫铺席，铺着厚厚的皮垫和褥子，离门较远，中间是立柱和火塘。

贺穆兰在中军时见到有人穿着鞋子上铺席，晚上又在铺席上滚来滚去。她睡觉能闻到枕头上的脚臭味，或者看到被子上的灰脚印，也不知道是谁踩上去的。所以成了火长后，她立刻就立规矩。

想要反抗的吐罗大蛮和杀鬼合力与贺穆兰打了一架，结果以惨败告终。那罗浑和阿单志奇、狄叶飞都对此无所谓，普战和普桑两兄弟则是知道冬天若一天到晚穿鞋后晚上睡觉的气味，也都应承了下来。

狄叶飞练武回来正热着，上了铺席拿起水囊举起来就饮，美人仰首，脖颈修长，惹得吐罗大蛮大吼一声，跑了出去。

“饭呢？”狄叶飞喝完水更觉腹中饥饿，他在白营时晨练回来，早就有饭食送上，今天却见火塘上空空荡荡，刁斗里连个粟米渣都没有，不悦极了。

火长若不能喂饱同火之人的肚子，要了有何用？

“我们那火长，连生火都不会……”胡力浑不屑地嗤道，“看来，他在家

没做过活儿，也就是武艺厉害点，若论人情练达，还不如阿单志奇……”

从他们几个到文书那里报到开始，花木兰就木着个脸，见他们就像是看到什么可怕的东西一般。就算他是新兵里的冠军，那也是后来之人，不论是在黑一待了几个月的普氏兄弟，还是从其他队里升上来的他和杀鬼，那都是前辈，结果花木兰倒好……

一来就指定狄叶飞睡他左边，阿单志奇睡他右边！

他以为他是谁啊？皇帝吗？还左拥右抱的！

不爽！忒不爽！

狄叶飞倒是对这个火长挺满意的，晚上没有动手动脚，也没有借睡乱滚躺到他怀里装傻。晚上睡得直挺挺的，老实得很。就是面皮太浅，早上醒来看到他，把脸憋得通红，直发窘。

不过他也习惯了，谁教阿母把他生成这样，别人要不脸红，他反而会吃惊。

“手上功夫厉害就行了，肚子饿总有吃饱的时候，有个强一点的火长，死得也慢些。”一直不说话的普桑突然开了口，“黑一的新兵没有能待满三个月的，不是升到了正军，就是死了。我们兄弟是犯了错，否则也升了。”

“噢？犯了什么错？”胡力浑好奇地问。

“我们……杀错了人。”两兄弟不欲多说，不再开口。

正在说话间，贺穆兰提着两个大瓦罐回来了，阿单志奇手中抱着一个盛满饭的陶盆，随后进了帐。

“今日胡饼是来不及了，先吃点粟米饭，喝点萝卜汤。明日去早点，给你们做些干的。”贺穆兰在伙房里惊讶得要命，那炒菜做饭的锅比她家澡盆还大，十人份的饭菜要做完是能把人累死的。

她已经和阿单志奇说好了，以后他主厨，她只打打下手，若真是她来做，这一火人几个月内是不要想按时吃饭了。

“啊，还有得吃？真稀奇。”胡力浑撇了撇嘴。

那罗浑看了看一直在笑的阿单志奇，再看了看把瓦罐放在地上的贺穆兰，默不作声地从包袱里掏出碗，去盆里盛饭。

一时间，营帐里的人全部凑了过来。

“吐罗大蛮呢？”贺穆兰看了看，同火九人里，少了一个。

“刚才大叫一声出去了。”

胡力浑饿得不行，来不及用饭勺盛了，随手抓了两把丢碗里，抱到一边去吃。

那罗浑原本在狄叶飞之前拿到饭勺的，狄叶飞早上练武回来，肚中咕咕直叫，那罗浑握着饭勺，看了一眼站在他身侧的狄叶飞，突然将手中勺子一转，递给他：“你先吃。”

狄叶飞愣了愣，接过饭勺，道了声谢，盛起饭来。

那罗浑耳根微红地扭过头去，假意看哪个瓦罐里汤更多一点。

贺穆兰等所有人都盛好饭才开始去盛，刚吃两口，一头水的吐罗大蛮钻进了帐子，见饭来了，也不拿碗，直接伸手就在陶盆里抓了饭往嘴中放。

“咦，吐罗兄弟，你怎么一头水？”阿单志奇不清楚之前的事情，奇怪地看着他，“这大冷天，小心别得了风寒。我风寒刚好，拖了半个多月，实在是苦不堪言。”

“没事，浇浇水清静。”吐罗大蛮不甚在意地继续狼吞虎咽。

贺穆兰这一火新人吃饭吃得太晚，还没吃上几口，右军中操练的擂鼓就响了。那罗浑几人骂了句该死，丢下手中的碗，穿好皮甲立刻就往外跑。

清晨练的是阵列和各种变阵，大魏和其他国家不同，以骑兵为主，所以最重要的就是马术和骑射。

军中人人入伍都有马，没有马的只能去当杂役或者苦役，若是在战场上战马不幸死了，军中也会补充战马，但之后要扣除粮草作为补偿。是以人人都珍视自己的坐骑，马上功夫也不敢有丝毫懈怠。

古代军中指挥体系混乱，即使左右中三军，指挥之法也不一定相同。除了擂鼓出战，鸣金收兵，旗摇变阵以外，每百人队队长有队旗，每千人队队长有角旗，骑将的主将有牙旗，昼战多旌旗，夜战多金鼓，金如何鸣，鼓如何响，旗子如何动，都要一点点学。

贺穆兰学了中军的，到了右军，发现金鼓没什么变化，就是旗语居然五花八门，还得从头再学。

其实为将者学的阵法和旗语更多，当兵的只要大概懂得一些基本的，知道跟着队长怎么跑就行了，口令和信号旗都会不停变化，只要跟对了人，大抵不会错到哪里去。

右军死的人多，进的人也多，新兵营白日子里没完没了地练骑阵和兵阵，贺穆兰之前被嘱咐过，火长在战场上还要负责同火作战，必须记住所有的旗令。

她已经被什么横倒旗竖倒旗，一声鼓二声鼓搞疯了，饶是自认读了十几年书非常会死记硬背，待练完回了帐中，也是一脑子浆糊。

她从包袱里取出草纸，摇了摇头，还想留着以备不时之需的，想来以后只能用厕筹解决了。

见贺穆兰从包袱里取出纸，帐中大半人都忍不住把眼睛往她的方向猛瞟过去。

只见她拿出粗纸和毛笔、墨盒，坐到案后，一边在纸上写，一边絮絮叨叨了起来：“横倒突进，竖倒佯攻，摇三竖倒……摇三竖倒什么来着？”

“摇三竖倒，前方有诈，应原地不动。”普桑普战两兄弟在黑营待的时间最长，立刻接话。

“啊，是是，多谢！”贺穆兰眼睛一亮，道过谢立刻就在纸上记了起来。

好记性不如烂笔头，等她把白天说的全部记下来，晚上多看几回，也就记熟了。新兵营果然来得好，否则连旗子都不会看，若是百夫长一死，她岂不是只能看着千夫长的旗子发傻？

吓吓吓，谁都不会死！

贺穆兰写写画画得认真，杀鬼羡慕的声音突然响起。

“火长，你会写字？你不是鲜卑人吗？”

“啊，我阿母是汉人，阿爷也会写一点字，我不会做文章，就会写些常用的字。”

贺穆兰此言一出，帐子里除了那罗浑，个个都露出复杂的表情。

鲜卑人有语言而无文字，汉人则不会将文字轻易教给人。寻常军户有了钱财寻名师买兵器钱就不够了，哪里还有闲钱去找先生学写字！

就算是汉人，会写字的都没有几个，更别说鲜卑人了。是以很多鲜卑人在战场死了，连只言片语都不能留下。

在这文盲遍地、通讯靠吼的右军，识字就是了不起的技能。

“那火长，回头我给家里阿婆带信，你帮我写吧，我给你买纸。”吐罗大蛮估计着自己和贺穆兰是全帐里最熟的，不要脸地开口相求，“若是你平时有什么差遣，我也都应着。”

“好，你给纸就行。”贺穆兰知道鲜卑人普遍不识字，点了点头答应得干脆。

“还有我。”阿单志奇眼神热切，“我家中有妻有子，若是可以，希望也